

[加] 艾伦·布拉德利 著
郭亚卿 译

诡异阴影

下

I am Half-Sick
of Shadows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诡异阴影

I am Half-Sick
of Shadows

[加] 艾伦·布拉德利 著
郭亚卿 译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黑版贸审字 08 - 2013 - 0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诡异阴影/(加)布拉德利著;郭亚卿译.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15. 1
(弗拉维亚·德卢斯系列)
书名原文: I am half-sick of shadows
ISBN 978-7-5484-1675-3

I. ①诡… II. ①布… ②郭… III. ①推理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9956 号

I AM HALF - SICK OF SHADOWS By ALAN BRADLEY
Copyright: © 2011 by Alan Bradl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UKOWSKI AGENCY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诡异阴影

作 者: [加] 艾伦·布拉德利 著
译 者: 郭亚卿 译
责任编辑: 张凤涛 路 嵩
责任审校: 李 战
装帧设计: 恒润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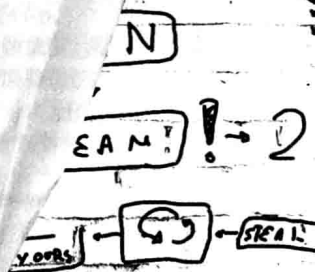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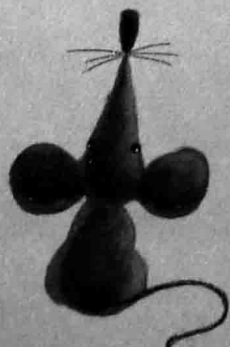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18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675-3
定 价: 30.00 元(全 2 册)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超级大侦探



高个子与矮个子

在一间别墅里面，发生了一宗杀人案件。死者是一位富有的商人。

警方到现场进行调查时，凶手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于是，他们便向周围的人查询，并发现屋外栽有矮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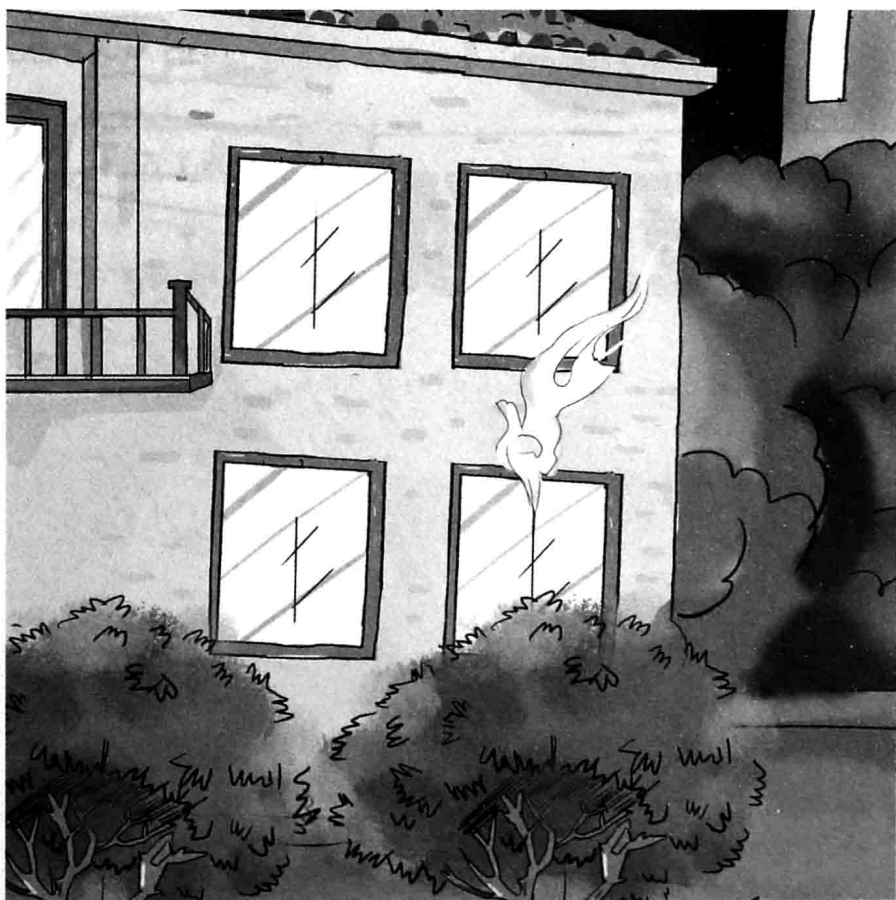
一位刚巧在凶案发生时经过现场的男子，向警方提供了一些情况。

他证实，在较早时，他经过了现场。他由屋外的磨砂玻璃向窗内观望时，见到有一阵阵的烟由磨砂玻璃处冒出，似乎有一个人在里面吸烟。只是，他并未看清楚凶手的真正面目。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凶案发生时，有两个可疑的人物进入了屋内，一个是 1.55 米高的安德鲁，一个则是身高 1.87 米的巴洛，但两人之中，只有一个是凶手。

根据上述情况，比尔侦探毫不犹豫地指出了凶手。

请你运用自己的推理能力，确定谁是杀人凶手？



是矮个子的安德鲁。他在屋内吸烟时，由于被屋外的矮树所阻，所以外面的人看不到屋内人的面目。

赎金的去处

一个深秋的夜晚，洛杉矶市的博格董事长的儿子被绑票了，凶犯开口要5万美元赎金。他在电话里说：“百元纸币500张，用普通包装，在明天上午邮寄，地址是查尔斯顿市伊丽莎白街2号，西迪·卡塞姆收。”

凶犯说完后，威胁说：“假使你事前调查地址或报警，就当心孩子的生命！”

博格董事长非常惊慌，为了顾全孩子的生命，他只得委托著名侦探比尔进行侦查。因为事关小孩的生命，比尔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乔装成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到凶犯所说的地址调查。比尔很快找到了查尔斯顿市的伊丽莎白街。

但是，走来走去，根本找不到2号。向好几位当地人打听，他们都说，不知什么原因，这条街根本没有2号。更没有人认识或听说过西迪·卡塞姆这个人。

难道凶犯不要赎金吗？绝对不可能！比尔忽然灵机一动，恍然大悟，发现了绑票凶犯的真面目。

第二天，警察根据比尔的推断，终于捉到了那名凶犯，并安全救出被挟持的小孩。

你能知道凶犯是谁吗？比尔是怎么推断的呢？



绑票的凶犯是赎金寄达地点邮局的邮差，因为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收到这笔钱。

谁才是凶手

酷夏的一天夜晚，发生了一宗奇特的凶杀案：中学教师吉姆倒毙在地上，上身赤裸。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吉姆是被人勒死的，并很快拘捕了两个嫌疑人。

一个是吉姆的弟弟安迪。他是个不长进的流氓，吸毒成瘾，经常向哥哥勒索钱财，两兄弟也常发生争吵。

第二个人，是被开除的学生的家长。他为人粗暴，脾气很大，他因为儿子被开除而大发脾气。

根据死者现场的环境，警方设想案情大概是这样的：死者在住所的窗前，看到来找他的人，于是开门，结果，却遭袭击死亡。

审问两个嫌疑人，他们都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警察正在感到无可奈何之际，刚从现场勘查过的比尔侦探说话了：“根据现场情况判断，凶手一定是安迪！”结果，事实证明，比尔侦探果然高明。你知道比尔侦探是怎么推断出谁是凶手的吗？



死者未穿上衣就去开门，所以凶手与他一定十分熟悉。因此，比尔侦探推断出凶手是吉姆的弟弟安迪。

枯萎的玫瑰花

一个星期五，酷爱玫瑰、每个星期五晚上都要到地铁站那儿卖花的小贩处买13朵粉红色玫瑰的阿诺，这晚没去买花，小贩担心出事，打电话报告了警署。警察来到阿诺租用的房间外，这房间只有一扇窗和一扇门，而且都在里面锁上了。警察小心翼翼地弄开门进入室内，只见阿诺倒在床上，中弹死去。初步看来，他像是先锁上了门窗，然后坐在床上向自己开了枪，手枪掉在了地毯上，开门的钥匙在他的背心口袋里。

警长西洛夫向名探比尔谈了现场所见。比尔问：“他上星期买的玫瑰花怎么样了？”警长说：“花瓶放在窗台上，花都枯萎凋谢了。据验尸认定，阿诺死去已有5天了。”比尔问：“在地板、窗台或者地毯上有没有发现血迹？”警长说：“没有。只有一点灰尘，没有别的东西。只在床上有血迹。”比尔说：“你最好派人检查遗留下的血迹。我看是有人配了一把阿诺房间的钥匙，开门进去，打死了正站在窗边的阿诺，然后清洗了所有的血迹，再把尸体挪到床上，使人看上去像自杀。”

比尔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根据是什么？



13朵玫瑰花放在窗台的花瓶里，既已枯萎凋谢，窗台、地板和地毯上应该能找到落下的花瓣，不可能“只有一点灰尘”而“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比尔认为这些花瓣是在凶手清除血迹时一同打扫掉的。

时间证人

池塘里有一具男尸，经法医检验：死者 30 岁左右，身高 1.73 米，较瘦。死亡时间大概在 15 个小时以前（即昨晚 19 点钟左右），死亡原因系窒息。身上没有什么明显的伤痕。死前曾喝过酒，是被人用绳子勒死后扔进池塘中的。经身份调查，死者是本地搬运队的森下。

和田警长在池塘边验尸时，已经注意到一处可疑的地方，那里的杂草被压倒了一大片，周围有一片很深的脚印，警长一眼就看出了那是一个人负重行走时留下的，就说：“这儿可能就是罪犯将尸体扔进池塘的地方。”他们顺着脚印走了一段路后，又出现了一辆自行车的车轮印，而这时脚印却消失了。警察们顺着车轮印找到一户人家门前，敲开了大门。那是一个典型的单身男子的住处，茶几上放着几个空酒瓶，还有酒杯、香烟头和一些空碗碟。经过询问，和田警长知道屋子的主人叫山本一郎，他在昨晚 7 点一边喝酒，一边看直播的球赛，他的同事上原在场。

和田警长找到了上原，问道：“请你回忆一下，昨天下班后你去过哪里？”

上原说：“昨天下班后，我到一家小酒馆喝了一点儿酒，我走出酒馆的时候，遇到了同事山本，他让我和他一起去他家再喝点儿，我本来不想去，但他对我说还早呢，一会儿还有一场球赛直播，我一听说有球赛，就让他骑着车带着我到他家去了，一进门，他马上打开了电视机，球赛刚好开始。”

“你知道球赛是几点钟开始的吗？”

“电视屏幕上的时间是 19 点。球赛结束，我就到女朋友美枝子那里去了。”

“你到美枝子那里是什么时间？”

“我也搞不清楚，只觉得时间已经很晚了。因为我本来在酒馆喝得就够多了，到山本家又喝了不少，所以我醉了。”

“你能肯定你在山本家只待了一场球赛的时间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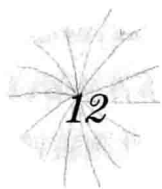
“我能肯定，我只待了一场球赛的时间。”

和田警长回到办公室开始分析这个案子。从作案现场的脚印、车轮印来看，杀害森下的凶手就是山本，但山本没有作案时间，所以此案的推断不能成立。和田警长把头靠在椅子背上听着他与上原谈话的录音，突然他猛地站了起来说道：“来人，马上逮捕山本。”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山本不是没有作案时间吗？



原来和田警长在重放谈话录音时受到了启发：“我可以将我同上原的谈话录音重放，难道山本就不能把星期六的那场球赛录像后再放吗？”实际上两人在山本家里看的那场球赛根本不是现场直播的，而是山本放的录像，他利用上原已经喝醉，不会注意当时是几点钟，看到电视屏幕上打出来的19点，就以为真的是19点。他就是利用这一点，让上原在时间上为他作证的。



在我十一年的生涯里，我见过一些尸体。他们每一个都很有意思，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这个威文也不例外。

因为其他的尸体都是男性的，菲利斯·威文是我见过的第一具女尸，所以，我想她值得我的特殊关注。

我很快注意到，被照亮的电影屏幕反射到她的眼睛里，会让人片刻间产生她仍然活着的错觉。她的眼睛闪闪发亮，还没有开始浑浊——她并没有死太长时间，我想——但她的面部特征已经开始不那么鲜明了，好像被砂纸磨光需要重新绘制的画作一样。

她的皮肤已经开始变成淡灰褐色。她的嘴唇微张，露出一一点完美的牙齿。嘴唇内侧染有一丝微弱但异常清晰的铅灰色。嘴里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泡沫状的唾液。

她身上朱丽叶的服饰早就换下来了。现在她上身穿着



诡异阴影

精心缝制的东欧农妇短衫，围着一块披巾，下身是一件宽大的裙子。

“威文小姐，”我轻声叫道，虽然我知道这根本没有用。

然而，我经常会有种死人正在故意和我开玩笑的错觉，下一秒他就有可能跳起来，然后大叫“嗨！”把你吓得魂不附体。虽然我的神经足够强壮，但也受不了这个。

从我看过和见过的事件来看，我知道在这类突发死亡的案件中，警察或医生会立刻被召集到这里。辛西娅·理查森曾说过电话不能用了，所以警察，最起码在现在是不可能出现的了。而达比医生现在正在楼下熟睡；在我经过门厅的时候看见他了。

毫无疑问，医疗救助现在对菲利普斯·威文来说是没用的了。所以我的决定很简单：我会把道格尔叫来。

我把身后卧室的门轻轻地关上，然后沿着来时的路线穿过房子——再一次踮着脚尖穿过门厅——走到厨房楼梯顶端的道格尔的那个小房间前。

我快速敲了三下门，然后停住……再敲两下……再停住……再慢敲两下。

我刚刚敲完，房门就安静地打开了，道格尔穿着睡衣站在那里。

“你还好吗？”我问。

“非常好，”在经过短暂的几乎不能察觉的停顿后，道格尔说，“谢谢你的关心。”

“菲利斯·威文出事了，很可怕，”我告诉他，“在那间蓝色卧室里。”

“我知道了。”道格尔点点头，回到他的房间里，消失了一会儿。他再出来的时候，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我肯定吃惊地张大了嘴，因为我从来不知道他也戴眼镜。

我们两个人，道格尔和我，安静地走回楼上。我们选择了一条最快的路，那就是经过门厅，再一次在熟睡的身躯中间艰难跋涉。要是这个时刻不是这么严肃的话，我肯定会笑出来的，道格尔的长腿在邦尼·斯皮尔林的大肚子和奥蕾莉亚·帕多克小姐伸开的双臂间行走，很像只涉水的苍鹰。

回到蓝色卧室，我反手关上身后的门。反正我的指纹已经留在门把手上了，所以不会有什么差别。

投影仪还在发出令人紧张的拍打声，道格尔慢慢地围着菲利斯·威文的尸体转了一圈，然后蹲下来看她的每一只耳朵和每一只眼睛。很明显，他想把她脖子上黑色胶片打成的领结留到最后观察。

“你怎么想的？”我最后小声问。

“勒死的，”他说，“看这里。”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棉质手帕，用它拉下她的下眼皮，上面有一些红色斑点。

“出血斑，”他说，“塔雕氏斑。勒颈导致的快速窒息。肯定是这样的。”



诡异阴影

然后他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缠在她脖子上的黑色电影胶片及其打成的领结上，他的眉头皱起来了。

“这是什么，道格尔？”

“有人作案后想留下什么标记，”他说，“并不总是这样，但在现在的情况下肯定是有人想留下标记。”

我靠过去仔细看了看，发现道格尔说得没错。黑色的胶片缠在菲利斯·威文苍白的脖子上。很明显，胶片还没怎么褪色，上面的很多画面都清晰可见：那是一个女演员的特写镜头，她身穿着一件带褶皱饰边的农妇短衫，身后是大片的卷积云。

这个事实让我恍然大悟。

“道格尔，”我小声地说，“这短衫、披巾、裙子——和她在这部电影里的服装一模一样！”

道格尔点了点头，他的手放在下巴上，若有所思地盯着尸体。

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被一种沉默的怪异气氛所笼罩。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朋友，但是突然，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好像变成同事了——也许甚至是合伙人。

也许是黑夜给了我勇气，虽然其他的东西可能也起了一些作用。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超越时空的奇怪氛围。

“你以前做过这些，对不对，”我突然问。

“是的，弗拉维亚小姐，”道格尔说，“很多次。”



我一直觉得道格尔对死尸并不陌生。他毕竟在日本战俘营里待过两年并活了下来，然后还被送到了恶名昭彰的缅甸死亡铁路上工作过一年多。在那里的每一天都会让他对死亡熟悉异常。

除了马利特夫人在厨房里小声告诉我们的故事，我对道格尔的军旅生涯知之甚少——而且，从这方面来说，我对爸爸的了解也不多。

曾经有一次，当我在维斯特看道格尔修剪玫瑰花丛的时候，我试着问过他。

“你和爸爸曾一起在军队里待过，是不是？”我用非常随意的态度，装作临时想起来的样子去问他，我怕开始之前就把事情搞糟。

“是的，小姐，”道格尔说，“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的。”

“即使对我也不能？”我很想知道。

我想让他回答“尤其是对你”或者类似的话：这样我就可以在午夜时分仔细琢磨这些话，但是他没有。他只是拿着剪刀把最后几朵枯萎的玫瑰花准确地剪了下来。

道格尔就是那样——他对爸爸的忠诚有的时候会让人抓狂。

“我想，”他正在说着，“你最好溜下去把达比医生叫醒……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



诡异阴影

“当然没问题，”我说着，然后出了门，走向楼梯。

出乎我意料的是，达比医生并不在我最后看到他的地方：他休息的地方是空的，到处都找不到他。

正在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的时候，医生出现在了楼梯底下。

“电话坏了，”他好像在自言自语，“还想给奎妮打个电话呢，好让她知道我还活着。”

奎妮是达比医生的妻子，她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只能在轮椅上度日。

“是的，理查森夫人昨晚就试过了。你不记得了吗？”

“我当然记得，”他口气不善地说，“只不过我刚才忘了。”

“道格尔问你能不能到楼上来一趟，”我说，小心地不泄露任何细节，怕睡着的人中可能会有人闭着眼睛听我们说话。“他需要你的意见。”

“那么，带路吧，”奇怪的是达比医生并没有不愿意。

“‘……到处都被阴暗包围着，’”他补充说，并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他今天的第一块薄荷糖。

我领着他上楼，走进蓝色卧室，道格尔还蹲在尸体旁研究呢。

“啊，亚瑟，”达比医生说，“我又在案发现场看见你了。”

道格尔似笑非笑地看看我，然后看看他，离开了。



“我们最好把警察叫到这儿来，”达比医生像道格尔一样在检查完菲利普·威文的眼睛后说。

他感觉了一下她那无力的手腕，又把拇指放到了她的下巴上。

“还有生命迹象吗，医生？”我问。我从菲利普·欧黛尔的无线电广播节目“私家侦探”中听过这个短语，觉得它比“她死了吗？”听起来专业得多。

当然我知道她已经死了，但是我希望自己的观察能够得到专家的肯定。

“是的，”达比医生说，“她死了。你最好去把那个德国家伙叫醒——叫迪特尔，对吧？他好像对滑雪板比较在行。”

十五分钟后，我和迪特尔一起出现在车马房，我帮他把滑雪板绑在靴子上。

“这都是你母亲的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我觉得是吧。”

“这些滑雪板质量非常好，”他说，“是马茨胡斯^①的。它们是在瑞典生产的。有人在照顾它们吧。”

我想肯定是爸爸。他有时候会到这儿来，坐在哈莉特的劳斯莱斯里，把它当成童话故事里的玻璃教堂。

^① 马茨胡斯：体育器械品牌。